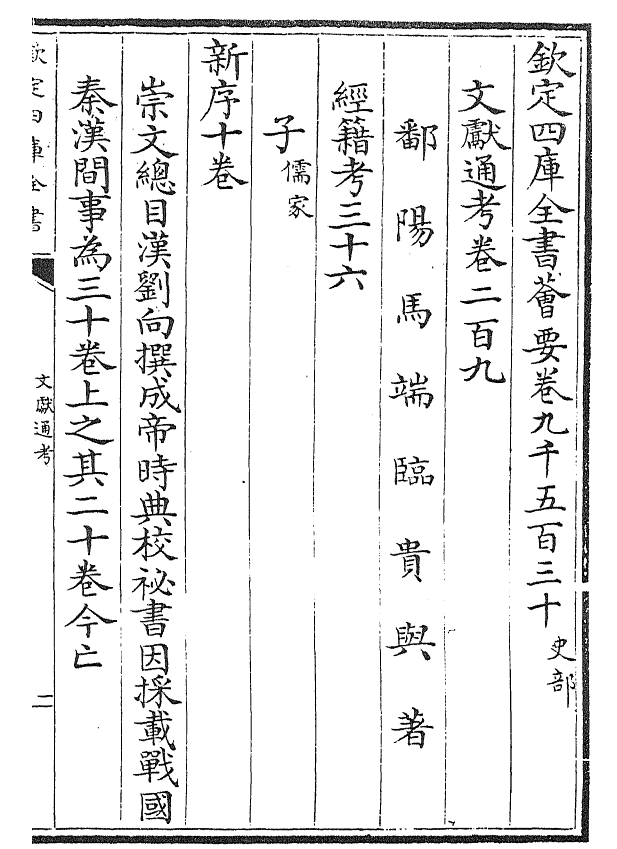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五百三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二百九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三十六

子 儒家

新序十卷

崇文總目漢劉向撰成帝時典校祕書因採載戰國

秦漢間事為三十卷上之其二十卷今亡

鼂氏曰當成帝時與校書因採傳記行事百家之言删取正辭美義可勸戒者為新序説苑共五十篇新序陽朔元年上世傳本多亡闕皇朝曾鞏子固在館中日校正其訛舛而綴緝其放逸久之新序始復全自秦之後綴文之士有補於世者稱向與揚雄為最雄之言莫不步趨孔孟向之言不皆槩諸聖故議者多謂雄優於向考其行事則反是何哉今觀其書蓋向雖雜博而自得者多雄雖精

深而自得者少故也然則向之書可遵而行殆過於雄矣學者其可易之哉

南豐曾氏序畧曰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録一篇隋唐之世尚為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漢興六藝皆得於散絶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悦而向之故先王之道為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慢於

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為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為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所以攻其失者豈好辯哉不得已也

高氏子畧曰向以區區宗臣老於文學窮經之苦崛出諸儒先秦古書甫脫燼刼一入向筆采擷不遺至其正紀綱廸教化辯邪正黜異端以爲漢規鑒者盡在此書號說苑新序之旨也

說苑二十卷

崇文總目漢劉向撰向成帝時典祕書採傳記百家之言掇其正辭美義可爲勸戒者以類相從爲說苑二十篇今存者五卷餘皆亡

鼂氏曰劉向撰以君道臣術建本立節貴德復恩政理尊賢正諫法誡善說奉使權謀至公指式談叢雜言辯物修文爲目陽嘉四年上之闕第二十卷曾子固校書自謂得十五篇於士大夫家與崇文舊書五篇合爲二十篇又叙之然止是析十九卷作修文上下篇

南豐曾氏序畧曰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爲此書奏之故以爲法戒然其所取往往不當

於理故不得而論也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畧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言尤欲有為於世意其枉已而為之者有矣何其狥物者多而自為者少也葢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為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令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讀其書知考而擇之可也然向數困於讒而不改其操與患失之者異矣

陳氏曰序言臣向所校中書説苑雜事除去與新序復重者其餘淺薄不中義理别集以為百家後令以類相從更以造新事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説苑按漢志劉向所序六十七篇謂新序説苑世説列女傳頌圖也今本南豐曾鞏序言崇文總目存者五篇從士大夫得十五篇與舊為二十篇未知即當時篇章否新苑之名亦不同

續説苑十卷

崇文總目唐劉貺撰以劉向著説苑二十篇時漢史未行故漢事頗缺貺因采其所遺亡凡十篇云

鹽鐵論十卷

鼂氏曰漢桓寛撰按班固曰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務抑末毋與天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弘羊以為此乃所以安邊境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

帝時汝南桓寛次公治公羊春秋舉為郎至廬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凡十六篇

髙氏子畧曰漢志近古莫古乎議國有大事詔公卿列侯二千石博士議郎雜議是以廟議匈奴議捐朱厓而石渠論經亦有議皆所謂詢謀僉同者也班氏一贊專美乎此然觀一時論議其所問對

非不伸異見騁異辭亦無有犖然大過人者
陳氏曰本始元年召問文學賢良對願罷鹽鐵榷
酤均輸與御史大夫弘羊相詰難於是罷榷酤而
鹽鐵卒不變故昭紀賛曰議鹽鐵而罷榷酤也及
宣帝時寛推衍增廣著數萬言凡十六篇其末曰
雜論班書取以為論賛其言桑大夫據當世合時
變上權利之畧雖非正法鉅儒宿學不能自解博
物通達之士也嗚呼世之小人何嘗無才以熙寧

日錄言之王安石之辯雖曰儒者其實桑大夫之流也霍光號知時務與民更始而鹽鐵之議乃俾先朝首事之臣與諸儒論議反復不厭或是或非一切付之公論而或行或否未嘗容心焉以不學無術之人而暗合乎孟莊子父臣父政之義曾謂元祐諸賢而慮不及此乎

潛夫論十卷

鼂氏曰後漢王符節信撰在安和之世耿介不同

於俗遂不得進隱居著書三十六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彰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范曄取其貴忠浮偽眞實愛日述赦等五篇以為足以觀見當時風政頗潤益其文後韓愈亦贊其述赦旨意甚明云

申鑒五卷

陳氏曰漢黄門侍郎潁川荀悅仲豫撰獻帝頗好文學政在曹氏恭已而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此書五篇奏之其曰教化之廢推中人而

墮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此古今名言也

中論二篇

鼂氏曰後漢徐幹偉長撰幹鄴下七子之一也曾子固嘗序其書畧曰始見館閣中論二十篇以為盡於此及觀貞觀政要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闕此篇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本非全書也幹篤

行體道不躭世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為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秦滅學之後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自得於治心養性之方去就語默之際況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論六藝其所得於內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可不謂賢乎今此本亦止二十篇中分為上下兩卷按崇文總目七卷不知何人合之李獻民云別本有復三年制役二篇乃

知子固時尚未亡特不見之爾

陳氏曰唐志六卷今本二十篇有序而無名氏蓋同時人所作

孔叢子七卷

鼂氏曰楚孔鮒撰鮒字子魚孔子八世孫也仕陳勝為博士以言不見用託目疾而退論集其先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順之言及已之行事名之曰孔叢子凡二十一篇叢之為言聚也邯鄲書目云

一名盤盂取事雜也至漢孔臧又以其所著賦與書謂之連叢附於卷末十一篇嘉祐中宋咸為之注按漢志無孔叢子而儒家有孔臧十篇雜家有孔甲盤盂書二十六篇其注謂孔甲黄帝史或曰夏帝疑皆非今此書一名盤盂獨治篇又云鮒或稱孔甲連叢又出孔臧意者孔叢子即漢志孔甲盤盂書而亡六篇連叢即漢志孔臧書而其子孫或續之也

陳氏曰孔氏子孫雜記其先世系言行之書也小爾雅一篇亦出於此中興書目稱漢孔鮒撰一名盤盂按孔光傳孔子八世孫鮒魏相順之子為陳涉博士死陳下則固不得為漢人而其書記鮒之沒第七卷號連叢子者又記太常臧而下數世迄於延光三年季彦之卒則又安得以鮒撰按儒林傳所載為博士者又曰孔甲顏注曰將名鮒而字甲也今考此書稱子魚名鮒陳人或謂之子鮒或

稱孔甲然則顏監未嘗見此書邪藝文志有孔甲
盤盂二十六篇本注謂黄帝史或曰夏帝孔甲似
皆非也其書葢田蚡所學者其與孔鮒初不相涉
也中興書目乃曰一名盤盂不知何據豈以漢所
謂孔甲即陳王博士之孔甲邪
高氏子畧曰漢藝文志無孔叢子而孔甲盤盂二
十六篇出於雜家而又益以連叢其獨治篇稱孔
鮒一名甲世因曰孔叢子盤盂者其事雜也漢書

注又以孔甲爲黄帝之史或夏帝時人篇第又不同若非今孔叢子也記問篇載子思與孔子問答如此則孔子時子思其巳長矣然孔子家語後序及孔子世家皆言子思年止六十二孟子以子思在魯穆公時固常師之是爲的然矣按孔子沒於哀公十六年後十六年哀公卒又悼公立三十七年元公立二十一年穆公既立距孔子之沒七十年矣當是時子思猶未生則問答之事安得有之

邪此又出於後人綴集之言何其無所據若此

朱子語録漢卿問孔子順許多話却好曰出於孔

叢子不知是否只孔叢子說話多類東漢人其文

氣軟弱全不似西漢文字兼西漢初若有此等話

何故畧不見於賈誼董仲舒所述恰限到東漢方

突出來皆不可曉

家訓七卷

鼂氏曰北齊顔之推撰之推本梁人所著凡二十

篇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時俗之謬以訓子孫

陳氏曰古今家訓以此為祖然其書頗崇尚釋氏

云

文中子十卷

鼂氏曰右隋王通之門人共集其師之語為是書

通行事於史無考獨隋唐通錄稱其有穢行為史

臣所削今觀中說其迹往往僭聖人模擬竄竊有

深可怪笑者獨貞觀時諸將相若房杜李魏二温

王陳皆其門人予嘗以此爲疑及見李德林闗朗
薛道衡事然後知其皆妄也通生於開皇四年而
德林卒以十一年通適八嵗固未有門人通仁壽
四年嘗一到長安時德林卒已九載矣其書乃有
子在長安德林請見歸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沾
襟闗朗在太和中見魏孝文自太和丁巳至通生
之年甲辰葢一百七年矣而其書有問禮於闗子
明隋書薛道衡傳稱道衡仁壽中出爲襄州總管

至煬帝即位名還本紀仁壽二年九月襄州總管周揺卒道衡之出當在此年矣通仁壽四年始到長安是年高祖崩盖仁壽末也又隋書稱道衡子收初生即出繼族父孺養於孺宅至於長成不識本生其書有内史薛公見子於長安語子收曰汝往事之用此三事推焉則以房杜輩為門人抑又可知矣

程子曰王通隠德君子也當時有少言語後來為

人傳會不可謂全書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若續
經之類皆非其作
王氏揮麈錄曰文中子隋末大儒歐陽文忠公宋
景文修唐書房杜傳中畧不及其姓名或云其書
阮逸僞作未必有其人然唐李習之嘗有讀文中
子而劉禹錫作王華卿墓誌序載其家世行事甚
詳云門多偉人則與書所言合矣何疑之有又皮
日休有文中子碑見於文粹

龍川陳氏類次文中子引曰講道河汾門人咸有記焉其高弟若董常程元仇璋盖常參取之矣薛收姚義始綴而名之曰中說凡一百餘紙無篇目卷第藏王氏家文中子亞弟凝晚始以授福郊福畤遂次為十篇各舉其端二字以冠篇首又為之序篇焉惟阮逸所著本有之至龔鼎臣得唐本於齊州李冠家則以甲乙冠篇而分篇始末皆不同又本文多與逸異然則分篇叙篇未必皆福郊福

時之舊也昔者孔氏之遺言蓋集而為論語其一多論學其二多論政其三多論禮樂自記載之書未嘗不以類相從也此書類次無條目故讀者多厭倦余以暇日參取阮氏龔氏本正其本文以類相從次為十六篇其無條目可尋與凡可畧者往往不錄以為王氏正書蓋文中子沒於隋大業十三年五月是歲十一月唐公入關其後攀龍附鳳以翼成三百載之基業者大畧嘗往來河汾矣雖

受經未必盡如所傳而講論不可謂無也然智不足以盡知其道而師友之義未成故朝論有所不及不然諸公豈遂忘其師者哉及陸龜蒙司空圖皮日休諸人始知好其書至本朝阮氏龔氏遂各以其所得本為之訓義考其始末皆不足以知之也

又曰以中說方論語以董常比顔子與門人言而名朝之執政者與老儒老將言而斥之無婉辭此

讀中說者之所同病也今按阮氏本則曰嚴子陵釣於湍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龔氏本則曰嚴子陵釣於湍石民到于今稱之爾朱榮控勒天下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故模倣論語者門人弟子之過也龔氏本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舍之則全阮氏本則因董常而言終之曰吾與爾有矣故比方顏子之迹往往多過內史薛公使遺書於子子再拜而受之推此心以往

其肯退而名楊素諸公哉薛公謂子曰吾文章可謂淫溺矣子離席而拜曰敢賀文人之知過也謂其斥劉炫賀若弼而不婉者過矣至於以佛為聖人以無至無迹為道以五典潛五禮錯為至治此皆撰集中說者抄入之將以張大其師而不知反以為累然仲淹之學如日星炳然豈累不累之足云乎姑以明予類次之意如此

又曰魏徵杜淹之於文中子蓋嘗有師友之義矣

如房杜直往來耳故嘗事文中子於河汾者一切抄之曰門人弟子其家子弟見諸公之盛也又從而實之夫文中子之道豈待諸公而後重哉可謂不知其師其父者也

朱子曰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

乃挾其窺覘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修身所以治人以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為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為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以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為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

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
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則必有
以發經言之餘藴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
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
言為已任則其用心為已外矣及其無以自託乃
復摭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
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
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强而躋之二帝三王

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説而得其規模之大畧則彼之賛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為體用而高文武皇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顔謝之詩是豈有物則秉彛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勗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

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為周孔不知兩漢之不足為三王而獨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紹百王矣而不知其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强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為弟子是乃福郊福畤之所為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

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則亦不得爲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爲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揚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邪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黄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空言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揚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鄉之所在終不免於文士浮華放浪之習

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今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備賢者之遺意也可勝歎哉

朱子語錄問董子文中子如何曰仲舒本領純正班固所謂醇儒極是行於天下國家事業恐未必如仲淹仲淹識見高明如說治體處極高了但於本領處如古人明德新民止至善處皆不理會要

知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　又曰文中子有志於天下亦識得三代制度較之房魏諸公又有此本領只本原上工夫都不理會若究其議論本原只自莊老中來

陳氏曰唐志五卷今本第十卷有文中子世家房魏論禮樂事書闗子明事及王氏家書雜録舊傳以此為前後序非也又有龔鼎臣注自甲至癸為

十卷而所謂前後序者在十卷之外亦頗有所刪取李格非跋云龔自謂明道間得唐本於齊州李冠比阮本改正二百餘處

帝範一卷

鼂氏曰唐太宗撰凡十二篇今存者六篇貞觀末著此書以賜高宗且曰修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其末頗以汰侈自咎以戒高宗俾勿效已殊不知閨門之內慙德甚多豈特汰侈

而已武后之立實有自来不能身教多言何益悲夫

臣範二卷

鼂氏曰唐則天皇后武氏撰範或作軌武氏稱制時嘗詔天下學者習之尋廢本十篇今缺其下五篇

法語二十卷

鼂氏曰南唐劉鶚撰甲戌歲擢南唐進士第實開

寶七年也著書凡八十一篇言治國立身之道徐
鉉爲之序
聱隅子歔欷瑣微論十卷
鼂氏曰皇朝黄晞撰聱隅子晞自號也其叙畧曰
聱隅者捔物之名歔欷者兼歎之聲瑣微者述之
之謂故以名其書晞蜀人本朝仁宗時
山東野録七卷
陳氏曰殿中丞臨淄賈同公踈撰本名罔真宗御

筆改之蓋祥符祀汾陰時所放經明行修進士也

續家訓八卷

鼂氏曰皇朝董政公撰續顔氏之書

家範十卷

鼂氏曰皇朝司馬光君實纂取經史所載聖賢修身齊家之法凡十九門編類訓子孫

後溪劉氏後序曰温公家範十有二卷其自序首易家人明以大經大訓凡後世上自公卿下至匹

夫匹婦一言一行與經訓合者莫不纂集以垂法於將來於是既總述治家之要又門分而事別之由祖若父若母由子若女若孫由諸父若兄若弟若姑姊妹由夫若妻由舅姑若婦由妾若乳母終焉門有其事事有其法嗚呼可謂備矣公以其所躬行者合之於古人之所躬行以古人之所躬行合之於六經與前哲之所嘗言其書反復詳重可謂至深至切矣或曰聖人議道自己而制法以人

謂其可以通行也公佩服仁義周旋道徳蓋左準繩右規矩者也令其為書嚴矣哉其所采錄文有人所甚難者夫行不貴苟難嚮使公裁而歸諸中不亦善乎余曰今夫子事父母下氣怡聲問疾痛痾癢而敬扶持之抑搔之徐行後長者凡若此類豈有難哉而人猶忽之則夫表出其所甚難固以愧夫人之忽乎其所甚易者也且匹夫匹婦未必一一知經而或者乃能苦節危行至有殺身以全

大義立大倫凜然如嚴霜烈日此又豈有驅而率之者乎觀古人之事愧其所甚難則必能勉行其所甚易蹈其常履其變充而至之可也

古今家戒

太常少卿長沙孫景修集頼濵序畧曰轍少而讀書見父母之戒其子者諄諄乎惟恐不盡也嗚呼此父母之心也故父母之於子人倫之極雖其不賢及其為子言也必忠且盡况其賢者乎太常少

鄉長沙孫公景修少孤而教於母母賢能就其業既老而念母之心不忘為賢母錄以致其意既又集古今家戒得四十九人以示轍曰古有為是書者而其文不完吾病焉是以為此合衆父母之心以遺天下之人庶幾有益乎轍讀之而歎曰雖有悍子忿鬭於市莫之能止也聞父之聲則斂手而退市人之過之者亦莫不泣也慈孝之心人皆有之特患無以發之耳今是書也要將以發之歟雖

廣之天下可也自周公以来至於今父戒四十五
母戒若干公又将益廣之未止也

潛虚一卷

鼂氏曰皇朝司馬光君實撰光擬太玄撰此書以
五行為本五五相乘為二十五兩之得五十首有
氣體性名行變解七圖然其辭有闕者蓋未成也
其手寫草藁一通今在子建姪房
朱子書張氏所刻潛虚圖後曰范仲彪炳文家多

藏司馬文正公遺墨嘗示予潛虛別本則其所闕之文甚多問之云温公晚注此書未竟而薨故所傳止此嘗以手藁屬𣈆景迂補之而𣈆謝不敢也近見泉州所刻乃無一字之闕始復驚疑然讀至數行乃釋然曰此贋本也

陳氏曰言萬物皆祖於虛玄以凖易虛以凖玄

潛虛發微論一卷

陳氏曰監察御史張敦實撰凡九篇

信書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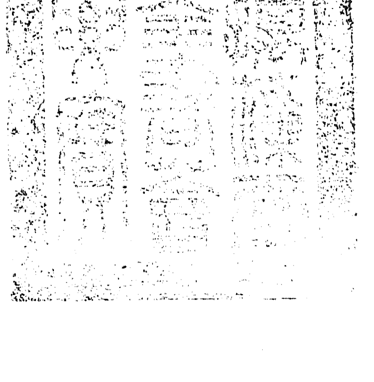
巽岩李氏曰文彰撰彰綿州巴西縣人登元豐二年進士第為朝散大夫以老其書大抵祖周易而倣太玄畧與潛虛相似規模制造雖不免乎屋下架屋之譏然彰之用心亦勤矣其數本三統五行三其五而成十五式每式八變十五其八一百二十斷易有象曰玄有測曰潛虛有解而此書乃無之疑注所引信曰等語則象測解之類也十五式

一百二十斷皆宜有信曰而今所見獨勉成地靈憂苦首疾豐和天英六式之十二斷又終篇不載揲法恐此本末為全書且其間尚多差誤不可强正姑列於後以待考

記一卷

鼂氏曰皇朝劉敞原甫撰記其門人答問之言楊慥王安石之徒書名王深甫歐永叔之徒書字

文獻通考卷二百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鄧肇棍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二百十一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五百三十一 史部

文獻通考卷二百十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三十七

子 儒家

周子通書一卷 太極圖說一卷

朱子序曰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自少即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

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固可槩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放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為説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祿利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為

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子既没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為用意高遠而已

又曰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慤且其所論不出乎陰陽變化修己治人之事未嘗遽談無物之先文字之外也　周子留下太極圖若無通書却教人如何曉得故太極圖得通書而始明朱子既為

太極圖說則錄以寄廣漢張敬夫以書來曰先生所與門人講論問答之言見於書者詳矣其於西銘蓋屢言之至此圖則未嘗一言及也謂其必有微意是則固然然所謂微意者果何謂邪熹則以為此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為惟程子為能當之至程子而不言則疑其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既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馳心空妙入耳出口其弊必有

不勝言者

鼂氏曰茂叔師事鶴林寺僧壽涯以其學傳二程遂大顯於世此其所著書也

濂溪遺文遺事一卷

陳氏曰侍講朱熹集次於南康

正蒙書十卷

鼂氏曰皇朝張載子厚撰張舜民嘗乞追贈載於朝云横渠先生張載著書萬餘言名曰正蒙陰陽

變化之端仁義道徳之理死生性命之分治亂國家之經罔不究通方之前人其孟軻揚雄之流乎此書是也初無篇次其後門人蘇昞等區別成十七篇又為前後序又有胡安國所傳編為一卷末有行狀一卷

藍田吕氏曰先生晚自崇文移疾西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

嘗須臾忘也熙寧九年秋集所立言謂之正蒙出示門人曰此書予歷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與前聖合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類廣之則吾將有待於學者

朱子語錄曰正蒙有差分曉底看　或問正蒙中說得有病處還是他命辭不出有差還是見得差曰他是見得差如曰繼之者善也方是善恁混云云成之者性是到得聖人處方是成得性所以說

知禮成性而道義出似這處都見差了

西銘集解一卷

陳氏曰張載作訂頑砭愚二銘後更曰東西銘其西銘即訂頑也大抵發理一分殊之㫖有趙師俠者集呂大臨胡安國張九成朱熹四家說為一篇刻之興化軍又有戶部侍郎王夢龍集通書西銘

解為三卷

龜山楊氏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

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為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支百骸具於一身者體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屨足不可以納冠蓋即體而言分已在其中矣

程氏遺書二十五卷　附錄一卷　外書十二卷

陳氏曰朱熹集錄二程門人李籲端伯而下諸家

所聞見問答之語附錄行狀哀詞祭文之屬八篇其年譜朱公所撰述也外書則又二十五篇之所遺者

朱子答張敬夫書曰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書乍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知其味　又答呂伯恭書曰遺書

節本已寫出愚意所刪去者亦須用草紙抄出逐段畧注刪去之意方見不草草處若只暗地刪却久遠却惑人記論語者只為不曽如此留下家語至今作病痛也

河南師說十卷

陳氏曰尚書潁川韓元吉無咎以河南雅言伊川雜說及諸家語錄釐為十卷以尹和靖所編為卷首不如遺書之詳訂也

皇極經世書十二卷

鼂氏曰皇朝邵雍堯夫撰雍隱居博學尤精於易世謂其能窮作易之本原前知來物其始學之時睡不施枕者三十年此書以元經會以運經世起於堯即位之二十二年甲辰終於周顯徳六年己未編年紀興亡治亂之事以符其學後又有繫述

敘篇其子伯溫解

陳氏曰其學出於李之才挺之之才受之穆脩伯

長脩受之种放明逸放受之陳摶蓋數學也曰元會運世以元經會以運經世自帝堯至於五代天下離合治亂興廢得失邪正之迹以人事而驗天時以陰陽剛柔窮聲音律呂以窮萬物之數末二卷論所以為書之意窮日月星辰飛走動植之數以盡天地萬物之理述皇帝王霸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書謂之皇極經世篇謂之觀物凡六十二篇其子伯温為之叙系具載先天後天變卦反

對諸圖又為易學辯惑一篇叙傳授本末眞僞然世之能明其學者葢鮮焉

朱子語錄曰康節其初想只是看得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心只管在上面轉久之便透想得一舉眼便成四片其法四之外又有四焉凡物才過到二之半時便煩惱了葢已漸趨之於衰也謂如見花方蓓蕾則知其將盛既開則知其將衰其理不過如此謂如今日戌時從此推上去至未有天

地之始從此推下去至人物消盡之時蓋理在數內數在理內康節是他見得一箇盛衰消長之理故能知之若只說他知得甚事如歐陽叔弼定謚之類此知康節之淺陋者也程先生有一柬說先天圖甚有理可試往聽他說看觀其意甚不把當事然自有易以來只有康節說一箇物事如此齊整如揚子雲太玄便零星補湊得可笑若不補又却欠四分之一補得來又却多四分之三如潛虛

之數用五只似如今算位一般其直一畫則五也下横一畫則為六横二畫則為七蓋亦補湊之書也
又曰易是卜筮之書皇極經世是推步之書經世以十二辟卦管十二會綳定時節却就中推吉凶消長堯時正是乾卦九五其書與易自不相干只是加一倍推將去問伯温解經世書如何先生曰他也只是說將去那裏面精微曲折也未必曉得

當時康節只說與王某不曾說與伯溫

又曰康節之學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

觀物外篇六卷

鼂氏曰右邵雍之没門人記其平生之言合二卷雖以次筆授不能無小失然足以發明成書為多故以外篇名之或分為六卷

陳氏曰康節門人太常寺簿張崏子望記其言雖十纔一二而足以發明成書

觀物内篇二卷

陳氏曰康節之子右奉直大夫伯温撰即經世書之第十一十二卷也張氏曰先生觀物有内外篇内篇先生所著之書也外篇門人所記先生之言也内篇理深而數畧外篇數詳而理顯學先天者當自外篇始先生詩云若無揚子天人學安有莊周内外篇以此知外篇亦先生之文門人蓋偏集之耳

又曰皇極經世者康節之易先天之說也觀物篇立言廣大措意精微如繫辭然稽之以理既無不通參之以數亦無不合

漁樵問對一卷

鼂氏曰皇朝邵雍撰設為問答以論陰陽化育之端性命道德之奥云邵氏言其祖之書也當考

程氏雜說十卷

鼂氏曰皇朝程頤正叔門人雜記其師之言

信聞紀一卷　經學理窟一卷

鼂氏曰皇朝張載撰雜記經傳之義辯釋老之失

近思録十四卷

陳氏曰朱熹呂祖謙取周程氏之書闗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六百十九條取切問近思之義以教後學

趙氏跋曰朱子呂子相與講明伊洛之學取其言之簡而要者集為是書要使學者知所趣向譬如

洛居天下之中行者四面而至苟不惑其塗路則千里雖遠行無不至矣然其間亦有平居師友相問答之際盡意傾吐義已切至而語不暇擇者學者得其意玩其辭可也不然徒高遠其言詭異其行俾世之人咸共指目曰道學云云者則甚非朱呂所以為書之意也

答邇英聖問一卷

兩朝國史志慶歷四年三月仁宗於邇英閣出御書

十有三軸凡三十五事一曰遵祖宗之訓二曰奉真考之業三曰念祖宗艱難四曰思祖宗愛民五曰守信義六曰不巧詐七曰親碩學八曰精六藝九曰慎言語十曰待耆老十一曰崇靜退十二曰求忠正十三曰懼貴驕十四曰招勇將十五曰尚儒術十六曰議釋老十七曰重良臣十八曰廣視聽十九曰功無迹二十曰戒喜怒二十一曰明巧媚二十二曰杜希旨二十三曰從民欲二十四曰慎滿盈二十五曰傷

暴露兵二十六曰哀鰥寡二十七曰訪屠釣二十八曰講遠圖二十九曰絶朋比三十曰斥諂佞三十一曰察小忠三十二曰鑒迎合三十三曰罪己為民三十四曰損躬撫軍三十五曰求善補過又出危竿諭一篇述居高慎危之意顧丁度等曰朕觀書之暇取臣僚上言及進對事目可施於政治者書以分賜卿等度暨曾公亮楊安國王洙等既拜賜因請注釋其義是月丁度等上荅邇英聖問一卷上覽之終篇指

其中體大者六事付中書樞密院令奉行之答聖問若即所釋前所賜三十五事也

帝學十卷

鼂氏曰皇朝范祖禹淳夫纂自古賢君迨於祖宗務學事迹為一篇以勸講淳夫元祐時在講筵八年詰旦當講前一夕正衣冠儼然如在上前命子弟侍坐先按講其説平時語若不出諸口及當講開列古議仍參之時事以為勸戒其音琅然聞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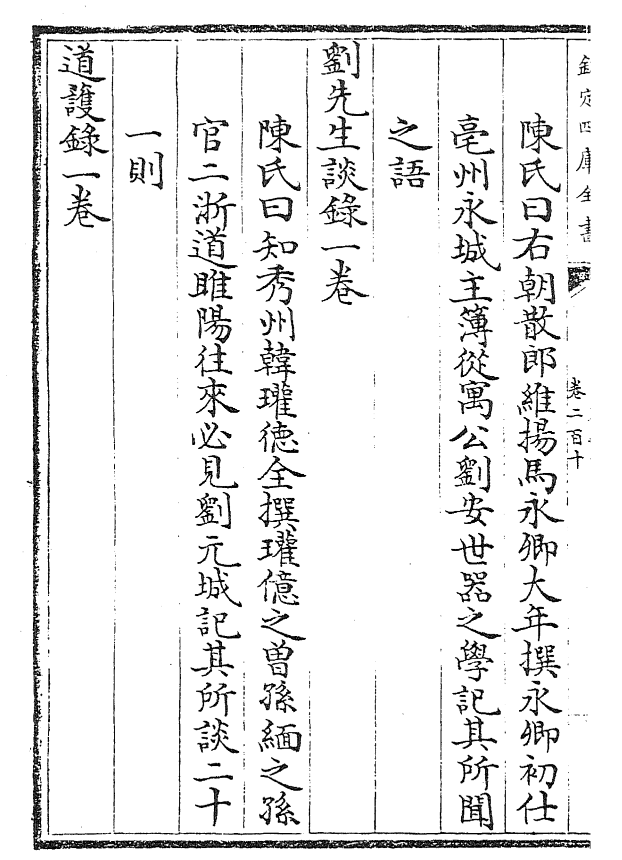
興起東坡常曰淳夫講書言簡義明粲然成文章
為今講官第一
陳氏曰其所編集上自三皇五帝迄於本朝神宗
凡聖學事實皆具焉
儒言一卷
晁氏曰從父詹事公撰其書葢辯正王安石之學
違僻者
元城語録三卷

陳氏曰右朝散郎維揚馬永卿大年撰永卿初仕亳州永城主簿從寓公劉安世器之學記其所聞之語

劉先生談錄一卷

陳氏曰知秀州韓瓘德全撰瓘億之曽孫緬之孫官二浙道睢陽往來必見劉元城記其所談二十一則

道護錄一卷



陳氏曰胡珵德輝所錄劉元城語凡十九則以上
三書皆刻章貢末又有邵伯溫呂本中所記數事
附焉
節孝先生語一卷
陳氏曰江端禮季恭所錄山陽徐積仲車語
龜山語錄五卷
陳氏曰延平陳淵幾叟羅從彥仲素建安胡大原
伯逢所錄楊時中立語及其子迥稾錄共四卷末

卷為附錄墓誌遺事順昌廖德明子晦所集也

庭闈稾錄一卷

陳氏曰即楊迥所錄當政和八年其父無恙時也

龜山别錄二卷

陳氏曰不知何人所録

尹和靖語錄四卷

陳氏曰馮忠恕祈寛居之吕堅中崇實所錄尹焞

彦明語

胡氏傳家錄五卷

陳氏曰曾幾吉父徐時動舜鄰楊訓子中所記胡安國康侯問答之語及其子寧和仲所錄家庭之訓

無垢語錄十四卷　言行編遺文共一卷

陳氏曰張九成子韶之甥于恕所編心傳錄及其門人郎曄所記日新錄近時徐鹿卿德夫教授南安復裒其言行繫以歲月及遺文三十篇附於末

師友雜志一卷 雜說一卷

陳氏曰呂本中撰

胡子知言一卷

陳氏曰五峯胡宏仁仲撰文定季子南軒從之遊朱子語錄有曰因與諸子論湖湘學者崇尚胡子知言曰知言固有好處然亦大有差失如論性卻曰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既無善惡又無是非則是告子湍水之說爾如曰好惡性也君子

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己則是以好惡說性而道在性外矣不知此理却從何而出問所謂探視聽言動無息之際可以會情此猶告子生之謂性之意否曰此語亦有病下文謂道義明著孰知其為此心物欲引誘孰知其為人欲便以道義對物欲却似性中本無道義逐旋於此處攙入兩端則是性亦不可以善言矣如曰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奧也善不足以名之况惡乎孟子說性善云者歎美

之辭不與惡對其所謂天地鬼神之奧言語亦大故誇逞甚嘗謂聖賢言語自是平易如孟子尚自有些險處孔子則直是平實　東萊云知言勝似正蒙先生曰蓋後出者巧也

忘筌書一卷

陳氏曰浦城潘植子醇撰多言易亦涉異端凡五十一篇此書載鳴道集為九十二篇附見者又十有三而館閣書目又稱七十七篇皆未詳

諸儒鳴道集七十二卷

陳氏曰不知何人所集涑水濂溪明道伊川横渠元城上蔡無垢以及江民表劉子翬潘子醇凡十一家其去取不可曉

兼山遺學六卷

陳氏曰河南郭雍錄其父忠孝之遺書前二卷為易著卦次為九圖又次説春秋又次為性説三篇末卷問答雜説忠孝父子世系出處本末次詳見

易類

玉泉講學一卷

陳氏曰沙隨程迥可久所記喻樗子才語樗本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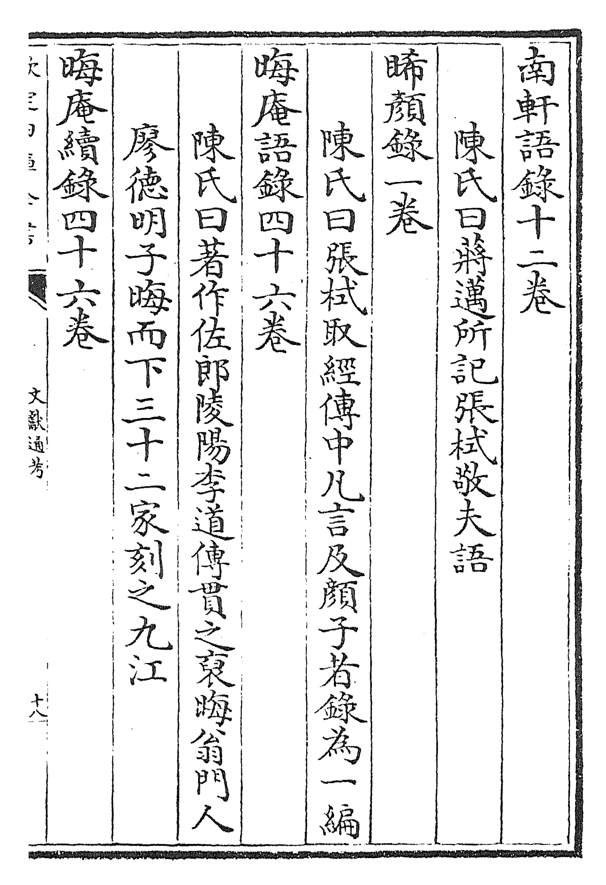
見語孟類

周簡惠聖傳錄一卷

陳氏曰參政荆溪周葵惇義撰自堯舜至孔孟聖

傳正統為絕句詩二十章而各著其說自為一家

然無高論



南軒語錄十二卷

陳氏曰蔣邁所記張栻敬夫語

睎顔錄一卷

陳氏曰張栻取經傳中凡言及顔子若錄為一編

晦庵語錄四十六卷

陳氏曰著作佐郎陵陽李道傳貫之裒晦翁門人

廖德明子晦而下三十二家刻之九江

晦庵續錄四十六卷

陳氏曰李太史之弟樞密性傳成之又得黄幹直卿而下四十一家及前録所無者併刻之

呂氏讀書記七卷

陳氏曰呂祖謙撰乾道癸巳淳熙乙未家居日閲之書隨意手筆或數字或全篇蓋偶有所感發或以備遺忘者

閫範十卷

陳氏曰呂祖謙撰集經史子傳發明人倫之道見

於父子兄弟之間若為一篇時教授嚴州張南軒
守郡實為之序
先聖大訓六卷
陳氏曰龍圖閣學士慈溪楊簡敬仲撰取禮記家
語左傳國語而下諸書凡稱孔子之言皆類為此
編然聖人之旨意未易識也喪欲速貧死欲速朽
自門弟子已不能知其有為而言況於百氏所記
其間淺陋依托可勝道哉多聞闕疑庶乎其弗畔

也

己易一卷

陳氏曰楊簡撰

慈湖遺書三卷

陳氏曰楊簡撰前二卷雜說末一卷遺文慈湖之學專主乎心之精神是謂聖一語其誨人惟欲發明本心而有所覺然稱學者之覺亦頗輕於印可蓋其用功偏於上達受人之欺而不疑竊嘗謂誠

明一理焉有誠而不明者乎當淳熙中象山陸九淵之學盛行於江西朱侍講不然之朱公於前輩不肯張無垢於同流不肯陸象山爲其本原未純故也象山之後一傳而慈湖遂如此甚矣道之不明賢者過之也

明倫集十卷

陳氏曰高安塗近止撰取經傳言行之要以孝爲本推而廣之爲十篇塗有子登科得初品官致仕

心經法語一卷

陳氏曰參知政事建安真德秀希元撰集聖賢論

心格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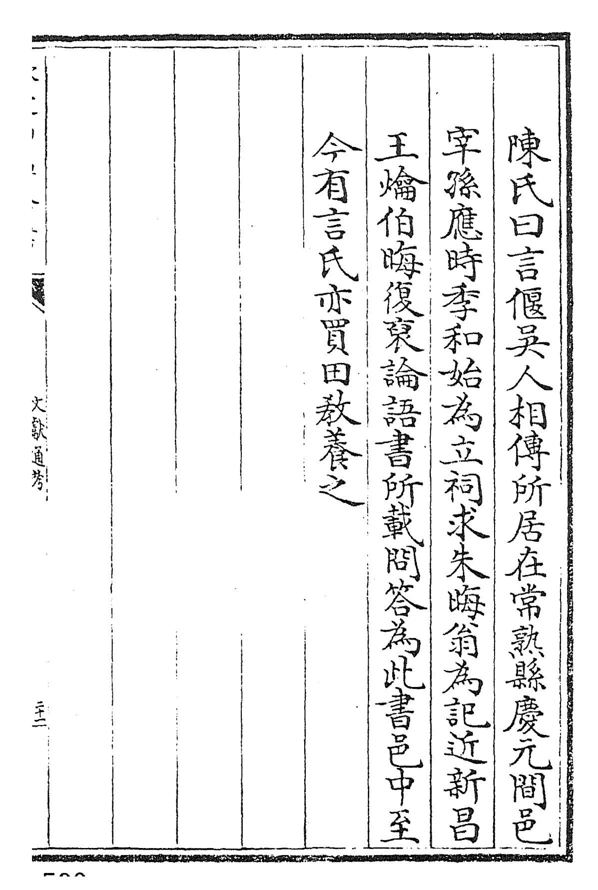
三先生謚議一卷

陳氏曰嘉定中魏了翁華父為潼川憲奏請賜周

程謚寶慶守李大謙集而刻之併及諸郡祠堂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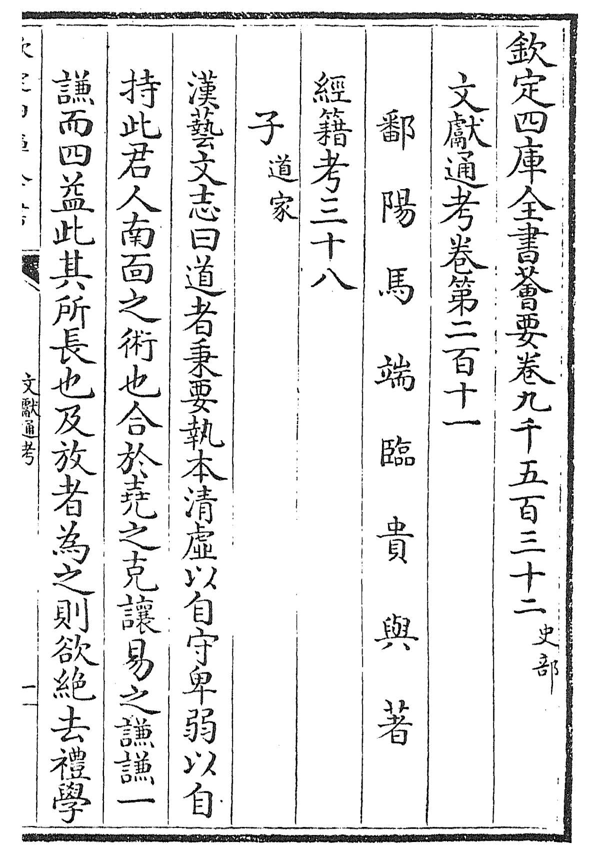
文

言子三卷



陳氏曰言偃吳人相傳所居在常熟縣慶元間邑宰孫應時李和始為立祠求朱晦翁為記近新昌王爚伯晦復取論語書所載問答為此書邑中至今有言氏亦買田教養之

文獻通考卷二百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五百三十二 史部

文獻通考卷第二百十一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三十八

子 道家

漢藝文志曰道者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欲絶去禮學

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法

隋經籍志曰自黄帝而下聖哲之士所言道者傳之其人世無師説漢時曹參始薦蓋公能言黄老文帝宗之自是相傳道學衆矣下士為之不推其本苟以異俗為高狂狷為尚迂誕譎怪而失其真

漢志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

隋志七十八部合五百二十五卷

唐志七十七家八十四部一千有四卷

宋三朝志四十三部二百五十卷

宋兩朝志八部十五卷

宋四朝志九部三十二卷

宋中興志四十七家五十二部一百八十七卷

鬻子一卷

鼂氏曰楚鬻熊撰按漢志云為周師自文王以下

問焉周封為楚祖凡二十二篇今存者十四篇唐

逢行珪注永徽中上於朝敘稱見文王時行年九

十而書載周公封康叔事蓋著書時百餘歲矣石林葉氏曰世傳鬻子一卷出祖無擇家漢藝文志本二十二篇載之道家鬻熊文王所師不知何以名道家而小說家亦别出十九卷亦莫知孰是又何以名小說今一卷止十四篇本唐永徽中逄行珪所獻其文大略古人著書不應爾廖仲容子抄云六篇馬總意林亦然其所載辭略與行珪先後差不倫恐行珪書或有附益云

巽岩李氏曰藝文志二十六篇今十四篇崇文總目以為其八篇亡特存此十四篇耳某謂劉向父子及班固所著録者或有他本此盖後世所依託也熊既年九十始遇文王胡乃尚説三監曲阜時何邪又文多殘闕卷第與目篇皆錯亂甚者幾不可曉而注尤謬誤然不敢以意刪定姑存之以俟考

高氏子略曰魏相奏記載霍光曰文王見鬻子年

九十餘文王曰噫老矣鬻子曰君若使臣捕虎逐
麛臣已老矣若使坐策國事臣年尚少文王善之
遂以為師今觀其書則曰發政施仁謂之道上下
相親謂之和不求而得謂之信除天下之害謂之
仁其所以啓文王者決矣其與太公之遇文王有
相合者太公之言曰君有六守仁義忠信勇謀又
曰鷙鳥將擊卑飛翩翼虎狼將擊弭耳俯伏聖人
將動必有愚色尤決於啓文王者矣非二公之言

殊相經緯然其書辭意大略淆雜若大誥洛誥之所以為書者是亦漢儒之所綴輯者乎太公又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奇矣藝文志叙鬻子名熊著書二十二篇今一卷六篇唐貞元間柳伯存嘗言子書起於鬻熊此語亦佳因録之永嶶中逢行珪為之序曰漢志所載六篇此本凡十四篇予家所傳乃十有二篇

陳氏曰漢志云二十二篇今書十五篇陸佃農師

所校唐鄭縣尉逢行珪注止十四篇蓋中間以二章合而為一故視陸本又少一篇此書甲乙篇次皆不可曉二本前後亦不同姑兩存之

老子道德經二卷

鼂氏曰李耳撰以周平王四十二年授關尹喜凡五千七百四十有八言八十一章言道德之旨予嘗學焉通其大旨而悲之蓋不幸居亂世憂懼者所為之書乎不然何其求全之甚也古之君子應

世也或知或愚或勇或怯惟其當之為貴初不滯於一曲也至於成敗生死則以為有命非人力所能及不用智於其間以求全特隨其所遇而處之以道耳是以臨禍福得喪而未嘗有憂懼之心焉今耳之書則不然畏明之易暗故守以昏畏寵之必失故不辭辱畏剛之折則致柔畏直之挫則致曲畏厚亡也則不敢多藏畏盈溢也則不如其已既貴矣畏其咎故退功成矣畏其去故不居凡所

以知雄守雌知白守黒以懦弱謙下為道者其意盖曰不如是則將不免於咎矣由此觀之豈非所謂求全也哉嗟夫人惟有意於求全故中懐憂懼先事以謀而有所不敢為有所不敢為則其蔽大矣此老子之學所以雖深約博大不免卒列於百家而不為天下達道歟以諸家本參校其不同者近二百字互有得失乙者五字注者五十五字塗者三十八字其間徽宗御注最異諸本云天下柔

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以其無能易之而御注作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諸本云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御注作恬淡為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也不可得志於天下者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

軍處右言居上則以喪禮處之其不同如此

朱子語録曰老子之術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纔有一毫於己不便便不肯做　老子術冲嗇不肯役精神　問先儒論老子多為之出脫云老子乃矯時之説以某觀之不是矯時只是不見實理故不知禮樂刑政之所出而欲去之曰使渠識得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自不應如此他本不知下一節欲占一箇徑言之然上節無實

見故亦不脫灑　老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你爭纔有一毫主張計較思慮之心這氣便粗了故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谷所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爾在高處他只要在卑下處全不與爾爭他這工夫極難常見畫本老子便是這般氣象笑嘻嘻地便是箇退步占便宜底人雖未必肖他然亦是他氣象也只

是他放出無狀來便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竒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如子房之術全是如此嶢關之戰啗秦將以利與之連和即回兵殺之與項羽約和已講解了即勸高祖追之漢家始終治天下全是得此術至武帝盡發出來便郎當子房閒時不做聲氣莫教他説一話更不可當少年也任俠殺人後來因黄石公教得來較細只是都使人不疑他此其所以乖也老子

說話只是欲退步占姦不要與事物接如治人事天莫若嗇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皆是這意思故為其學者多流於術數如申韓之徒是也其後則兵家亦祖其說如陰符經之類是也

陳氏曰昔人言謚曰聃故世稱老聃然聃之為訓耳漫無輪也似不得為謚

河上公注老子二卷

鼂氏曰太史公言河上丈人通老子再傳而至蓋

公蓋公即齊相曹參師也而晉葛洪曰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漢孝文時居河之濱侍郎裴楷言其通老子孝文詣問之即授素書道經章句兩説不同當從太史公也其書頗言吐故納新按摩導引之術近神仙家劉知幾稱其非真殆以此歟傅奕謂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四句古本無有獨得於公耳

老子指歸十三卷

鼂氏曰漢嚴遵君平撰谷神子注其章句頗與諸本不同如以曲則全章末十七字為後章首之類

按唐志有嚴遵指歸四十卷馮廓注指歸十三卷此本卷數與廓注題谷神子而不顯名姓疑即廓也

老子略論一卷

鼂氏曰魏王弼撰凡十有八章景迂云弼有得於老子而無得於易注易資於老子而老子論無資

於易則其淺深之效可見矣

陳氏曰魏晉之世玄學盛行弼之談玄冠於流輩故其注易亦多玄義鼂以道言弼注易亦假老子之旨世所行老子分道德經為上下卷此本道德經且無章目當是古本

明皇老子注二卷　疏一卷

鼂氏曰唐玄宗撰天寶中加號玄邁道德經世不稱焉又頗增其詞如而貴食母作兒貴求合於母

之類貴食母者嬰兒未孩之義諸侯之子以大夫妻為食母增之贅矣

三十家注老子八卷

鼂氏曰唐蜀郡岷山道士張君相集河上公嚴遵王弼何晏郭象鍾會孫登羊祜羅什盧裕劉仁會顧歡陶隱居松靈仙人裴處思杜弼節解張憑張嗣臧玄靜大孟小孟竇略宋文明褚糅劉進喜蔡子晃成玄英車惠弼等注君相稱三十家而列其

名止二十有九蓋君相自以為一家言并數之耳君相不知何時人而謂成玄英為皇朝道士則唐天寶後人也以絶學無憂一句附絶聖棄知章末以唯之與阿別為一章與諸本不同

道德經傳四卷

崇文總目唐陸希聲撰傳疏道德二經義

道德經廣聖義三十卷

崇文總目唐杜光庭撰以明皇注疏演其義

道德經疏二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集河上公葛仙翁鄭思遠唐睿宗明皇諸家注序其自疏

道德經疏節解上下各二卷

崇文總目偽蜀喬諷撰諷仕偽蜀為諫議大夫知制誥奉詔以唐明皇注疏杜光庭義綴其要附以己意解釋之

道德經小解二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注解道德經義

道德經譜二卷

崇文總目道士扶小明撰不詳何代人以道德經章句略為義訓

老子道德經論著二卷

鼂氏曰皇朝司馬光撰光意謂太史公曰老子著書言道德之意後人以其篇首之文名上篇曰道下篇曰德夫道德連體不可偏舉故廢道經德經

之名而曰道德論墓誌載其目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皆於無與有下斷句不與先儒同

王介甫注老子二卷　王雱注二卷　呂惠卿注二卷

陸佃注二卷　劉仲平注二卷

鼂氏曰王介甫平生最喜老子故解釋最所致意首章皆斷有無作一讀與温公同後其子雱及其徒呂惠卿陸佃劉仲平皆有老子注

呂氏老子注二卷

鼂氏曰皇朝呂大臨撰其意以老氏之學合有無謂之玄以為道之所由出蓋至於命矣其言道體非獨智之見孰能臻此求之終篇膠於聖人者蓋寡但不當以聖智仁義為可絕棄耳

蘇子由注老子二卷

鼂氏曰皇朝蘇轍子由注子由謫官筠州頗與學浮屠者游而有所得焉於是解老子嘗曰中庸云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蓋佛法也六祖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蓋中者佛法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致中極和而天地萬物生於其間非佛法何以當之天下無二道而所以治人則異古之聖人忠信行道而不毀世法以此耳故解老子亦時有與佛法合者其自序云耳其解是謂襲明以為釋氏傳燈之類

陳氏曰東坡跋曰使戰國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為一使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為二

朱子雜學辯曰蘇侍郎晚著此書合吾儒於老子以為未足又并釋氏而彌縫之可謂舛矣然其自許甚高至謂當世無一人可與語此者而其兄東坡公亦以為不意晚年見此奇特以予觀之其可謂無忌憚者歟因與之辯而或者謂蘇氏兄弟以

文義贊佛乘蓋未得其所謂如傳燈録解之屬其失又有甚焉不但此書為可辯也應之曰予之所病病其學儒之失而流於異端不病其學佛未至而溺於文義也其不得已而論此豈好辯哉誠懼其亂吾學之傳而失人心之正爾若求諸彼而不得其説則予又何暇知焉

御注老子二卷

鼂氏曰徽宗御撰或曰鄭居中視草未詳

劉巨濟注老子二卷

鼂氏曰皇朝劉涇巨濟注涇蜀人篤志於學文詞奇偉早登蘇子瞻之門晚受知蔡京除太學博士

老子解二卷

陳氏曰葉夢得撰其說曰孔子稱竊比於我老彭孟子闢楊墨而不及老氏老氏之書孔孟所不廢也所解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以為四支九竅本韓非子解老之說

易老通言十卷

陳氏曰程太昌撰其序言多為訓老而實該故曰易老通言易在而六經皆在矣蓋以易為六經之首也

李暹注文子十二卷

鼂氏曰右李暹注其傳曰姓辛葵丘濮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本受業於老子録其遺言為十二篇云按劉向録文子九篇而已唐志録暹注與

今篇次同豈暹析之歟顔籀以其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疑依託者然三代之書經秦火幸而存者其錯亂參差類如此爾雅周公作也而有張仲孝友列子鄭穆公時人而有子陽餽粟是也李暹師事僧般若流支蓋元魏人也

河東柳氏辯文子曰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唐有徐靈府注又有李暹注訓或謂其書錄老子遺言其辭有若可取其旨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考即考字蓋駁書也其渾

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子輩數家皆見剽竊嶢然而出其類童曰嶢音堯山高貌或作嶤其意緒文辭又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衆為聚斂以成其書歟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閔其為之也勞今刊去謬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為發其意藏於家

高氏子略曰天寶中以文子為通元真經柳子厚為刊去謬亂頗發其意子厚所刊之書世不可見

矣今觀其言曰神者智之淵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智公則心平又曰上學以神聽之中學以心聽之下學以耳聽之又曰貴則觀其所齊富則觀其所欲貧則觀其所愛又曰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此亦學之一臠也

周氏涉筆曰文子一書誠如柳子厚所云駮書也然不獨其文聚歛而成亦黄老名法儒墨諸家各以其說入之氣脉皆不相應其稱平王者往往是

楚平王序者以為周平王時人非也

陳氏曰按志有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同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　又按史記貨殖傳徐廣注計然范蠡師名研裴駰曰計然葵丘濮上人姓辛字文子默希子引以為據然自班固時已疑其依託況未必當時本書乎至以文子為計然之字尤不可考信

墨希子注文子十二卷

鼂氏曰墨希子者唐徐靈府自號也靈府謂文子周平王時人

朱玄注文子十二卷

鼂氏曰唐朱玄注鈌符言一篇或取默希注補焉

張湛注列子八卷

鼂氏曰鄭列禦冦撰劉向校定八篇云繆公時人學本於黄帝老子清虚無為務崇不競其寓言與莊周類晉張湛注唐號冲靈真經景德中加至德

之號力命篇言壽夭不存於葆養窮達不繫於智力皆天之命楊朱篇言肆耳目之欲而不卹生之危縱酒色之娛而不顧名之醜是之謂制命於內劉向以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言予以道家之學本謂世衰道喪物偽滋起或騁智力以圖利不知張毅之走高門竟以病殞或背天真以狥名不知伯夷之在首陽因以餧終是以兩皆排擯欲使好利者不巧詐以干命好名者不矯妄以失性矣非不

同也雖然儒者之道則異乎是雖知壽夭窮達非人力也必修身以俟焉以為立巖墻之下而死者非正命也知耳目之於聲色有性焉以為其樂也外而不易吾內嗚呼以此自為則為愛己以此教人則為愛人儒者之道所以萬世而無弊歟

河東柳氏辯列子曰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産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

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韓烈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釐古文僖字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為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要之莊周為放依其辭放方往切其稱夏棘狙公紀渻

子道然其虛泊寥廓居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逮於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遁世無悶者其近是歟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為作好文者可廢耶其揚朱力命列子篇名疑其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石林葉氏曰列子天瑞黃帝兩篇皆其至理之極

子消音省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概於孔

盡言之而不隱故與佛書直相表裏所謂莊語者也自周穆王以後始漸縱弛談譎縱横惟其所欲言葢慮後人淺狹難與直言正理則設為詭辭以激之劉向弗悟遂以為不似一家之書張湛微知之至於逐事為注則又多迷失然能知其近佛是時佛經到中國者尚未多亦不易得矣要之讀老氏莊列三書皆不可正以言求其間自有莊語有荒唐之辭如佛氏至唐禪宗自作一種語自與諸

經不類亦此意也

容齋洪氏隨筆曰列子書事簡勁宏妙多出莊子之右其言惠盎見宋康王說勇有力一段語宛轉四反非數百言曲而暢之不能了而潔净粹白如此後人筆力渠可復到耶

朱子語錄曰列子平淡疎曠　孟子莊子文章皆好列子便有迂僻處左氏亦然皆好高而少事實因言列子語佛氏多用之莊子全寫列子又變得

峻奇列子語温純柳子厚常稱之

髙氏子畧曰太史公史殊不傳列子如莊周所載許由務光之事漢去古未逺也許由務光往往可稽遷猶疑之所謂禦寇之説獨見於寓言耳遷於此詎得不致疑耶周之末篇叙墨翟禽滑釐慎到田駢關尹之徒以及於周而禦寇獨不在其列豈禦寇者其亦所謂鴻蒙列缺者歟然則是書與莊子合者十七章其間尤有淺近迂僻者特出於後

人會萃而成之耳至於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此故有及於佛而世尤疑之夫天毒之國紀於山海竺乾之師聞於柱史此楊文公之文也佛之為教已見於是何待於此時乎然其可疑可怪者不在此也

列子釋文二卷

鼂氏曰唐殷敬順撰敬順嘗為當塗丞

郭象注莊子十卷

鼂氏曰莊周撰郭象注周為蒙漆園吏按漢書志本五十二篇晉向秀郭象合為三十三篇內篇八外篇十五雜篇十一唐世號南華真經自孔子没天下之道術日散老聃始著書垂世而虛無自然之論起周又從而羽翼之掊擊百世之聖人彈践天下之聖法而不忌其言可謂反道矣自荀卿揚雄以來諸儒莫不闢之而放者猶謂自游方之外尊其學以自肆於是乎禮教大壞戎狄亂華而天

下横流两晉之禍是已自熈寧元豐之後學者用意過中見其書末篇論天下之道術雖老聃與其身皆列之為一家而不及孔子莫不以為陽訛孔子而陰尊焉遂引而内之殊不察其言之指歸宗老氏邪宗孔氏邪既曰宗老氏矣詎有陰助孔子之理也邪至其論道術而有是言蓋不得已耳夫盜之暴也又何嘗不知主人之為主人邪顧可以其智及此遂以為尊我開闔揖而進之乎竊懼夫

禍之過乎兩晉也

東坡蘇氏莊子祠堂記曰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窺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蹠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

者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跖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劒皆淺漏不入於道反覆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

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常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蹵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劒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剿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辯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

之本意

朱子語錄曰莊列亦似曽點底意思他也不是専學老子吾儒書他都看來不知如何被他瞱見這箇物事便放浪去了今禪學也是恁地列莊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子之於親也命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他看得那君臣之義却似是逃不得不奈何須着臣伏他更無一箇自然相胥為一體

處可怪故孟子以為無君此類是也　又莊子比列子見較高氣較豪他是事事識得又却蹴踏了以為不足為列子却有規矩問莊子孟子同時何不曽相遇又不聞相道及先生曰莊子當時也無人宗之他只是在僻處自説孟子平生足跡只在齊魯滕大梁之間不曽過大梁之南莊子自是楚人想見聲聞止於梁而止然當時南方亦多異端如陳良之類是也

陳氏曰按晉郭象傳向秀解莊子未竟而卒頗有別本遷流象竊以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點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別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然向義今不傳但時見陸氏釋文

莊子音義三卷

陳氏曰唐陸德明撰即經典釋文二十六至二十八卷

成玄英莊子疏三十三卷

鼂氏曰唐道士成玄英撰本郭象注為之疏義玄英字子實陜州人隱居東海貞觀五年召至京師加號西華法師永徽中流郁州不知坐何事書成道士元慶邀文學賈愳就授大義序云周字子休師長桑公子内篇理深故别立篇目外篇雜篇其題取篇目二字而已

文如海莊子疏十卷

鼂氏曰唐文如海撰如海明皇時道士也以郭象
注放乎自然而絶學習失莊生之㫖因再為之解
凡九萬餘言

呂吉甫注莊子十卷

鼂氏曰皇朝呂惠卿撰吉甫惠卿字也元豐七年
先表進内篇餘續成之

王元澤注莊子十卷

鼂氏曰皇朝王雱字元澤撰

東坡廣成子解一卷

鼂氏曰皇朝蘇軾撰取莊子中黄帝問道於廣成子一章為之解景迂嘗難之其序略曰某晚玷先生薦賢中安敢與先生異論然先生許我不苟同翰墨具在

鶡冠子八卷

鼂氏曰班固載鶡冠子楚人居深山以鶡羽為冠著書一篇因以名之至唐韓愈稱愛其博選學問

篇而柳宗元以其多取賈誼鵩賦非斥之按四庫書目鶡冠子三十六篇與愈合已非漢志之舊今書乃八卷前三卷十三篇與今所傳墨子書同中三卷十九篇愈所稱兩卷皆在宗元非之者篇名世兵亦在後兩卷有十九論多稱引漢以後事皆後人雜亂附益之今削去前後五卷止存十九篇庶得其真其詞雜黄老刑名意皆淺鄙宗元之評蓋不誣

昌黎韓愈讀鶡冠子曰鶡冠子十九篇其辭雜黄老刑名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説當矣使其人遇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學問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余三讀其詞而悲之文字脱謬為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滅者二十有二注十有二字云

河東柳氏辯鶡冠子曰余讀賈誼鵩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為盡出鶡冠子鶡冠子十九篇論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其世兵

篇頭與鵩賦相亂　余往來京師求鶡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惟誼所引用為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偽為其書反用鵩賦以文飾之非誼有取之决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不稱鶡冠子遷號為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鶡冠子書亦不必取鵩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邪曰不類

髙氏子畧曰列仙傳曰鶡冠子楚人隱居著書言道家事則盡出於黄老矣其書有曰小人事其君務蔽其明塞其聰乘其威以灼熱天下天髙不難追有福不可請有禍不可違其言如此是盖未能忘情於斯世者

周氏涉筆曰韓文讀鶡冠子僅表出首篇四稽五至末章一壺千金盖此外文勢闒自不足錄柳子厚則斷然以為非矣按王鈇篇所載全用楚制又

似非賈誼後所為先王比閭起教鄉遂達才道廣法寛尊上師下君師之義然也今自五長里有司扁長鄉師縣啬夫郡大夫遞相傳告以及柱國令尹然動輒有誅柱國滅門令尹斬首舉國上下相持如束濕而三事六官亦皆非所取通與編氓用三尺法此何典也處士山林談道可也乃妄論王政何哉

陳氏曰陸佃解今書十九篇韓吏部稱十有六篇

故陸謂其非全韓公頗道其書而柳以盡鄙淺言

自今考之柳説為長

崇文總目今書十五篇述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

唐世嘗辯此書後出非古所謂鶡冠子者

亢倉子二卷

鼂氏曰唐柳宗元曰太史公為莊周列傳稱其為

書畏累亢倉子皆空言無事實今世為亢倉子書

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蓋周所云者尚不能

有事實又况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為空言尤也劉向班固錄書無亢倉子而今之為術者乃始為之傳注以教於世不亦惑乎按唐天寶元年詔號亢倉子為洞靈真經然求之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謂莊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今此書乃士元補亡者宗元不知其故而遽詆之可見其鋭於譏議也其書多作古文奇字豈内不足者必假外飾歟何

璨註

高氏子畧曰開元天寶間天子方鄉道家者流之說尊表老氏莊列又以亢桑子號洞靈真經既不知其人之仙否又不識其書之可經一旦表而出之固未始有此書也處士王褒乃趨世好迫上意撰而獻之今讀其篇往往采諸列子文子又采呂氏春秋新序說苑又時采諸戴氏禮源流不一往往論殊而辭異可謂雜而不純濫而不實者矣

周氏渉筆曰庚桑楚固寓言然所居以忘言化俗以醇和感天今所著切切用誅罰政術葢全未識庚桑者其稱危代以文章取士翦巧綺濫益至正指唐事又補賊廣引俟赦率是獄案文書又一鄉一縣一州被青紫章服皆近制既為唐人短淺者無書不傾子厚掊擊也惟農道一書可讀自合孤行

陳氏曰首篇所載與莊子庚桑楚同亢倉者庚桑

聲之變也崇文總目凡九篇

關尹子九卷

陳氏曰周關令尹喜蓋與老子同時啟老子著書言道德者按漢志有關尹子九篇而隋唐及國史志皆不著錄意其書亡久矣徐藏子禮得之於永嘉孫定首載劉向校定序末有葛洪後序未知孫定從何傳授殆皆依託也序亦不類向文

素書一卷

鼂氏曰題黄石公著凡一千三百六十六言其書言治國治家治身之道龐雜無統盖采諸書以成之者也

陳氏曰後人傅會依託以為之者

無盡居士注素書一卷

鼂氏曰皇朝張商英注商英稱素書凡六篇按漢書黄石公圯上授子房世人多以三畧為是盖誤也晉亂有盜發子房塚玉枕中獲此書商英之言

世未有信之者

十一賢注陰符經一卷　李筌注陰符經一卷

鼂氏曰唐少室山人布衣李筌註云陰符經者黄帝之書或曰受之廣成子或曰受之玄女或曰黄帝與風后玉女論陰陽六甲退而自著其事陰者暗也符者合也天機暗合於事機故曰陰符皇朝黄庭堅魯直嘗跋其後云陰符出於李筌熟讀其文知非黄帝書也蓋欲其文奇古反詭譎不經蓋

糅雜兵家語又妄說太公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訓註尤可笑惜不經抑子厚一掊擊也

朱子語錄閭丘主簿進黄帝陰符經傳先生說握奇經等文字恐非黄帝作唐李筌為之聖賢言語自平正却無蹺欹如許

崇文總目自太公而下註傳尤多今集諸家之說合為一書若太公范蠡鬼谷子諸葛亮張良李筌李合李鑒李鋭楊晟凡十一家自淳風以下皆唐人又有

傳曰者不詳何代人太公之書世遠不傳張良本傳不云著書二說疑後人假託云又有陰符經敘一卷不詳何代人敘集太公以後為陰符經註者凡六家并以惠光嗣等傳附之

陰符機一卷

崇文總目唐李靖撰以謂陰符者應機制變之書破演其說為陰符機又有勢滋及論合三篇

陰符經太無傳一卷　陰符經辯命論一卷

崇文總目唐張果傳或曰果於道藏得此傳不詳何代人所作因編次而正之今别為古字蓋當時道書所得之本也

陰符經正義一卷

崇文總目唐韋洪撰

陰符經要義一卷　陰符經小解一卷

崇文總目題云元解先生撰不詳何代人

天機子一卷

鼂氏曰不著撰人凡二十五篇或曰一名陰符二十四機諸葛亮撰予觀其詞旨殆李筌所為爾託之孔明也載道藏中

陰符元機一卷

崇文總目唐李筌撰自號少室山達觀子筌好神仙嘗於嵩山虎口岩石壁得黄石陰符本題云魏道士寇謙之傳諸名山筌雖畧抄記而未曉其義後入秦驪山逢老母傳授

陳氏曰即陰符經也監察御史新安朱安國註此書出於李筌云得於驪山老母舊志列於道家安國以為兵書之祖要之非古書也

無能子三卷

鼂氏曰不著撰人唐光啓三年天子在褒寓三輔景氏舍成書三十篇述老莊自然之旨總目錄之

道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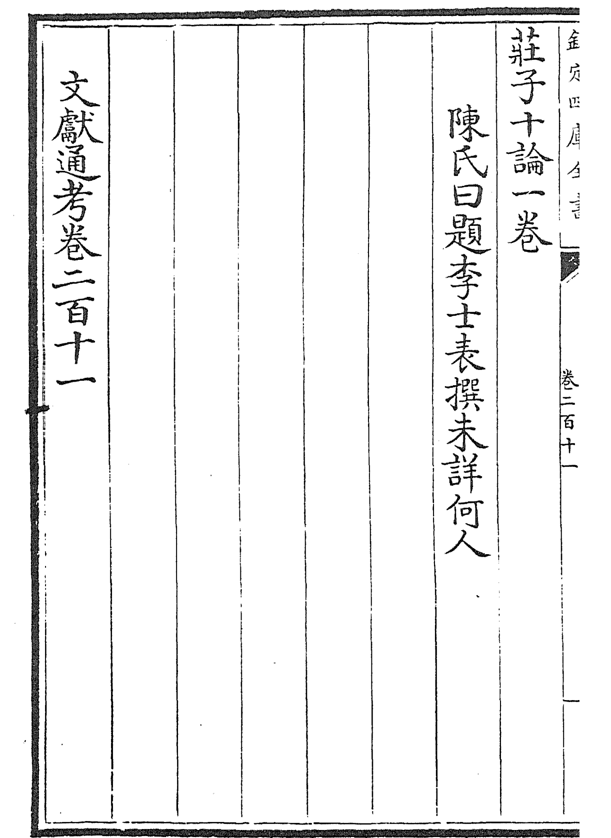
陳氏曰唐志云光啓間隱民蓋其自敘

四子治國樞要四卷

鼂氏曰唐范乾九集四子謂莊子文子列子亢倉子其意以為黃老之道內足以修身外足以治國者分為二十門

玄真子外篇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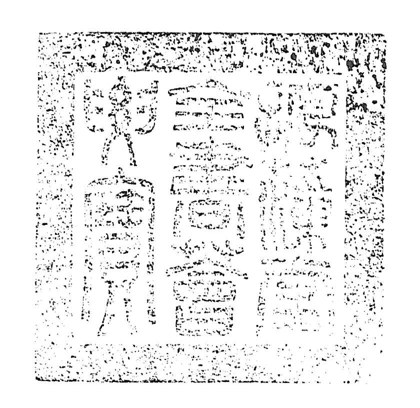
陳氏曰唐隱士金華張志和撰唐玄真十二卷今纔三卷非全書也既曰外篇則必有內篇矣志和事跡詳見余所集碑傳



莊子十論一卷

陳氏曰題李士表撰未詳何人

文獻通考卷二百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朱懷玉